

名家名画故事丛书

人民美术出版社



CHAGALL

夏加尔与
《我和村庄》

郑勤砚 著

● 名家名画故事丛书

夏加尔与《我和村庄》

郑勤砚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加尔与《我和村庄》/郑勤砚著.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6

(名家名画故事丛书)

ISBN 7-102-02582-3

I. 夏… II. 郑… III. ①夏加尔, M. (1887~1985)
—艺术评论②油画 鉴赏 俄罗斯 现代 IV. J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8454 号

● 名家名画故事丛书

夏加尔与《我和村庄》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制 版 北京慕来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慕来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02 年 6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3.5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目录

- 引子 1
- 只有它，属于我的地方
——诗人画家夏加尔自述 2
- 乡愁与爱：夏加尔的生涯与艺术 7
 - 在故乡——维捷布斯克 8
 - 我要当画家 17
 - 在彼得堡 23
 - 到巴黎去 35
 - 爱的经历 48
 - 客在他乡 65
- 夏加尔年表 87

引 子

1985年，俄裔画家马克·夏加尔在法国文斯圣保罗溘然长逝。从此，人类美术史上的一颗璀璨的巨星陨落了。

夏加尔的身上似乎与生俱来就有许多难解之谜：他出生时差点儿被作为一个死产儿扔进饲料桶，但却活到了97岁高龄；他终其一生用画笔无比真挚地描绘着自己苦恋着的故乡，但当他异国漂泊六十余年之后，回国时却拒绝踏上那方魂牵梦萦的故土；他出生于一个与艺术无缘的犹太平民家庭，自幼与屠户村姑为伍，后来却成了名满天下的艺术大师……这些美妙的谜底，不仅在他动人的作品中，也在他真实的自述中，更在他充满传奇的人生足迹中……

只有它，属于我的地方

——诗人画家夏加尔自述

我灵魂中的国度
只有它 属于我的地方
如同进入自己的家
不需要护照
它在注视着我的悲伤
它把我的孤独凝望
让我睡去
用芬芳的石头将我覆盖上

在我的中间 庭院花朵开放
我的鲜花在开放
所有道路都是我的
但却无从发现住房
从儿时起就已遭毁坏
房主人寻找栖身之处
在空中漂泊流浪
他们居住在我灵魂中央
我的太阳不放射光芒
可我为何把微笑浮在脸上

或者涌出眼泪
 像夜里的
那小雨在流淌

我的脸有过两个时光
 两个都被爱的露珠覆盖
溶化在一起 像玫瑰的清香
 那双重脸庞的时光

现在的我
 虽是后退的时候
但却朝着更高的大门
 向前迈进
大门的另一面延续着高墙
在那里沉睡的是死尽的雷鸣
 以及闪电 成为粉状

我灵魂中的国度
 只有它 属于我的地方

这是夏加尔在1945年至1950年间所写的一首深深怀念祖国的诗。1946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中，他曾经这样说：

在俄国，有两种艺术：民间艺术和宗教艺术。我有幸出身于平民，所以我的艺术不仅是“上层”的，而且还是“大地”的。

我虽然一直喜欢民间艺术，但仍然感到不满。因为，它不够文明，表现技巧也不够锤炼。我自己是倾心于锤炼表现技巧和摹写现代文明的。在我的祖国，传统

的宗教艺术中有不少技巧锤炼的作品，如鲁勃廖夫的圣像画就具有伟大的创造性。但这种彻头彻尾的宗教画对我来说仍是不同性质的正统艺术。我始终认为，基督可以说是伟大的诗人，但那诗中的教诲却已被近代遗忘了。为了将锤炼的表现技巧和民间艺术融合起来，我痛感有到巴黎之泉中汲水的必要。

当我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迁徙时，我总是关心着各国艺术的发展，我离开故乡的理由也差不多仅此而已。我是工人之子、平民画家，所以故乡在我的艺术中总是占据主导位置，但我感到造型艺术中最高的典范却存在于法国。所以，在我生活中有了两个故乡。

我被命运驱使着来到巴黎，带着20岁青年长久的幻梦。我心中充满话语，似乎被塞住了呼吸，但嘴里却结结巴巴说不出来，我甚至想用装饰的语言方式说出口，与巴黎之风共同生辉，无奈表达却总显苍白。有时候，为了学些什么，并没有塞满行李去巴黎的人，常会满载着行李离开那里。

还在遥远的故乡时，关于巴黎的艺术革命，我就听朋友们讲得很多。我非常想亲眼看一看那熟练而巧妙地调配出的色彩漩涡、塞尚的深思熟虑的线条、马蒂斯响亮的色调……这些在我的祖国无法见到。对我来说，巴黎上空的艺术太阳绚丽多彩。

1910年我来到巴黎，没有什么能比当时视觉艺术革命更伟大的了（直到现在我仍然持有这样的观点），我被塞尚、马奈、莫奈、修拉、雷诺阿、凡·高的风景及其他的一切所征服。正是这一切像自然界的特异现象一样把我引向了巴黎。我虽远离了养育我的故乡，但我却总是时时想起家乡那每户人家房后的小牲口棚。在那

里，雷诺阿绚丽的色彩一点也找不到，有的只是他画面中那暗色的斑点。但正是这些暗色斑点使我找到了艺术语言，它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如同人的呼吸与生命息息相关一样。

在巴黎，我不曾进过画室，也不曾找过老师，我从大街上的一切中学到了东西，从每周一次的露天市场上的商人、咖啡馆侍者、看门人、工人中间学习到东西。在这些人周围洋溢着别处见不到的令人惊讶的自由之光。正是这种光产生并演变成艺术，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伟大的法国巨匠们的画布。可以这样认为，正是有了这自由之光，才产生出光辉闪耀的画布。这如同正在路上行走的人们，走路、做事、说话般地自然。

街道、广场、野外——它们与卢浮宫美术馆的法国绘画展厅相通。在展厅里，常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不要说是绘画革命，只要能达到前人的水平，能稍前进一点就已经很好了。

一天，一位和我一起来巴黎的友人说：“咱们不行啊，还指望着能在这里干成什么事，一切都已经做得好到头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买票，回去！”

可是，我留了下来。我回答说：“为什么非要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呢？！”

是的，我的画当中没有童话，没有寓言，也没有民间传说。我反对用“幻想”、“象征”这类辞藻来描述我的绘画。我们的内部世界完全是现实，或许比我们眼中所看到的世界更现实。将看起来非理性的东西都称作幻想、童话，这件事本身就只能被认为是尚未了解自然。

我从我的生活经历中汲取了创作的源泉，我的热情、思想、灵魂回到了我生命的起点——我的祖国、我

的家乡。那些关于故乡的，曾折磨过我的不安和梦，这时候不给我一刻的休息。

我对各种困难都无所畏惧，因为我内心始终怀着对人类的爱和希望。在我的生命中，恰如放在画家的调色板上一般地，有着对人生和艺术的惟一的色彩，那就是爱的色彩。

我看到人类在所有领域里的成就，都体现着这种爱的特性。

我在艺术中不断地使用“化合”这一词汇，这种“化合”正存在于人生。

我常常这样自问：在博大的自然中，为什么我们人类有时过于残忍呢？一方面人间有像莫扎特、莎士比亚、居斯特、伦勃朗这样的人，还有那些可贵的建造了大教堂、纪念碑，制作了艺术品的谦虚而诚实的工人们，以及那些为改善、便利我们的生活而研究、思考的人们。可为什么又有另一方面的情形存在呢？比如使用威压的新手段，以期压制人类自身……那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人类的前途不能在非自然中寻求，应该在掌握着和谐与幸福的钥匙的人类自身中寻求，而钥匙就在我们自己手中。

我曾经做过和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小小的回答。我通过自小就从事的艺术，学会了爱。爱可以拯救人类。对我来说，那才是真正的色彩和真正的题材，它与树木、山石一样的自然和永恒。

乡愁与爱：夏加尔的生涯与艺术

俄罗斯的冬天有很多令人向往的地方，尤其是在圣诞节的夜晚：风儿轻拂，残月挂在天边，村庄被白雪覆盖。远远的，教堂的钟声响起，牧师的琴声悠扬，空气中有火鸡的香味回荡。银色的世界里，橘色的烛光和壁炉的温暖将每个窗口点亮。对着布满冰凌花的玻璃窗哈一口热气，凑上眼睛，还可以望见天使在空中飞翔。幽冷的月色，无垠的雪夜，这一切似乎凝聚着淡淡的乡愁；悦耳的圣乐，节日的温馨，又仿佛蕴涵着浓浓的爱意。在乡愁与爱的奇妙交融中，人和世界达到了一种完美的交融，形成一幅绝妙无比、动人心魄的俄罗斯风情画——这就是夏加尔的世界！

乡愁与爱是夏加尔一生都在画布上表现的艺术题材。在他创作的油画、壁画和玻璃画上，那些古怪的维捷布斯克的青年人和老人，那些白俄罗斯的房子和布满东正教堂、犹太教堂的城市，以及圣经上的河谷和音乐节等，随处可见，各具形态。在流派纷呈、大师辈出的20世纪世界画坛，夏加尔以其稚拙、质朴、深厚、凝重，充满了奇幻联想和爱与乡愁的作品，用夏加尔式的隐喻创作手法，丰富了“原始派”的画风，影响遍及全世界。

夏加尔一生坎坷，在漂泊中度过了大半生，然而却从未中断过与故乡的联系——在记忆、作品和心灵的最深处，他那深沉隽永的维捷布斯克情节终生未解。即使在他离世前的弥留之际，他恍恍然仿佛又回到了自己挚爱的故乡——维捷布斯克。

在故乡——维捷布斯克

1887年7月7日，在白俄罗斯的维捷布斯克，位于河对岸的犹太贫民区，一场大火冲天而起，吞噬了整条街道。

烈火中隐约传出产妇惊恐和痛苦的呻吟声。荒乱之中，产妇和婴儿被七手八脚地抢了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

“死产儿，扔掉吧！”惊魂未定的父亲指着一个饲料桶说。那是一只从市场上买来的粗糙的饲料桶，四方形的，一边凹进去一块，而另一边又凸出来。把死产儿扔进去，不大不小，再合适不过。

如果命运的逻辑照此推演，那么人类艺术史上将会减少色彩斑斓的一笔。

然而，这个生于浩劫中的“死产儿”，竟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他就是夏加尔。

夏加尔幸福温暖的童年似乎冲淡了降世时的劫难。他的家境不是非常地富裕，但也算丰衣足食。他回忆道：“我们的餐桌上总是有足够的黄油和奶酪，我们大家——包括我、我的弟弟和妹妹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出门、上街乃至上厕所，手里总是拿着一片带黄油的面包。因为饿吗？一点也不是。”——这便是富足的永恒象征。

对于在白俄罗斯的维捷布斯克犹太人家庭里出生的夏加尔来说，没有一点儿使他成为画家的环境。但是一家人却生活得和睦友善，爱意融融。

夏加尔的父亲是鲑鱼仓库的工人，每日里所做的就是早晨去犹太教堂虔诚地祈祷，然后是终日辛劳。父亲很高，很瘦，他的衣服时常沾满渍鲑鱼的盐水，太阳一照，浑身上下闪闪发光，活像一条大鲑鱼。对夏加尔来说，父亲的一切，充满了不解之谜——他是一种与艺术无缘又难以靠近的存

在。

父亲很和善，也很能干，骨子里还很坚强。当块头肥大的老板像动物标本一样站在一旁，命令父亲用冻僵的手搬这搬那时，夏加尔的心“就像土耳其点心被提了起来”。父亲的脸色虽然有些发黄，但却能显出明朗的微笑。只是他阳光下闪耀的牙齿，会令人联想到猫牙或牛牙。

父亲每天傍晚回家，总会用他那满是皱褶的浅黑的手从衣袋里取出包着的点心和冻梨分给孩子们。当这些东西“愉快地，美美地像流水一样通过喉咙，被孩子们吞下的时候，这是一天最快活的时刻”，夏加尔在自传《我的生涯》中写道。夏加尔觉得父亲对他最亲，虽然根本无法对他提及“艺术”二字，但在夏加尔眼里，父亲有一颗平民的心——诗一般的、沉默的、愁苦的心。

母亲是夏加尔生命里最重要的人之一，不仅仅因为她对儿子倾注了无私的爱，更重要的是夏加尔从她那里继承了情感上的艺术家资质，同时也是她支持夏加尔走上了绘画之路。

夏加尔的母亲生于利奥兹诺，是外祖父的小女儿。她口才极好，这在贫穷的牧区十分罕见。她一开口讲话，便妙语连珠，常常使人张口结舌，难以应对，惟傻笑而已。她说话时不手舞足蹈，也不摇动她皇冠似的尖顶发髻，或问或答或沉默，有点像女王一样威严。夏加尔认为他的一切才能都源于母亲。除了智慧之外，她把一切都传给了他。

夏加尔对母亲的爱是深沉的。在《我的生涯》中有一段他为母亲扫墓时的深情表白：“河，渐渐远去，桥也越来越远。那永久的栅栏、土地，那墓已经临近。请到这儿来寻找我吧，在这里，有我的魂；我自己、我的画就从这儿诞生。悲伤啊，悲伤！”

夏加尔还有几个妹妹和弟弟。比起画房子和牛羊，夏加尔更喜欢用色彩给几个弟弟妹妹画像。他常常受她（他）们肤色和头发的诱惑，急切地拿起画笔涂涂抹抹，神奇的调色板上色彩斑斓，令这帮小观众们如痴如醉。

除了故乡之外，夏加尔对外祖父家的一切也是印象深刻。外祖父是一位喜欢说教的屠宰商。即便是在宰牛时，也喜欢唠叨几句。夏加尔清楚地记得，在祖父的小牛棚里，肚子胀得鼓鼓的母牛巍然地站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祖父。

祖父走近前去对它说：“喂，你好哇！把脚伸出来，不得不把你绑上，因为需要把你的肉卖掉，明白了吗？”

母牛叹了口气，倒下了。

年少的夏加尔伸过手去，搂住母牛的鼻尖，耳语道：“不用耽心，你的肉我不想吃”。

母牛听着黑麦发出的唰唰声，把忧郁温和的目光投向栅栏外蔚蓝的天空……

在夏加尔眼中，虽说杀牛极其残忍，但还是可以全部原谅。死牛像受难的圣徒一样被挂起来，牛皮也仿佛在驯服地祈求苍天饶恕凶手的罪行。它们成群结队地死在地上，又成群结队地升到天庭。

人与牛亲切对话的和谐场景出现在夏加尔后来曾画过多幅的作品《我和村庄》中。夏加尔后来回忆道：“外祖父的家里充满着艺术的余音和芳香。那些像布条一样干扁，一块块地吊着在晾干的牛皮，在夜色中，不仅散发出气味，而且撞击板壁所发出的声响会让人觉得它们要幸福地向天空飞升。”

夏加尔对垂吊下来的牛肉块很感兴趣，并乐此不疲地进行素描。他画得太逼真了，竟然令以宰牛为生的外祖父觉得惨不忍睹。只是不忍看，这还算好的，夏加尔的一个舅舅因

为夏加尔画画，竟害怕与他握手。

说起舅舅，夏加尔有六个，或者还要多上一两个。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犹太人，有的长着大肚子和光脑袋，有的长着黑色或褐色的胡子，活像画上的一样。

每逢星期日，努修舅舅就随便披上一件不知是谁的破旧的晨祷服，大声地读着圣经。他还会像鞋匠一样地拉小提琴，而且拉得如痴如醉。祖父听得入了神，就像进入了梦乡。这位曾是圣歌队队员的年老祖父，在被雨水和指印弄脏的窗前静静地听着儿子的琴声，若有所思。后来，静静地在家里睡着了。

当努修舅舅唱着拉比的歌时，声音低沉得像苍蝇在嗡嗡。他拉琴的技巧谈不上高明，然而夏加尔很高兴。他扑跳到舅舅身上，喜爱地抚摸着提琴。

“我的思绪在屋子里慢悠悠地荡来荡去。我原以为从露天的天井可以看到白云和蓝天上的星星，但从那里涌进来的，却只是一股田野和牧场上的芳香”，夏加尔充满诗意地写道。在1923年—1924年间夏加尔所画的《绿色的提琴手》，不正是这位舅舅的真实写照吗？另外，在1967年他画的《深紫色的小提琴手》中，也许是一个走江湖的小提琴手在广场上演奏时的景象触动了夏加尔某根心弦，当夏加尔再次把神奇的、互补的色彩调配在一起，用雪野中村子的白、蓝色的底衬托出紫色和绿色时，一切仿佛正是努修舅舅在月光下的雪地里深情演奏的情景。拉提琴的舅舅在夏加尔终其一生偏好以牛、鸡、马戏团为创作素材的作品中，是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之一，常带有形形色色的含意。由此也可以看出努修舅舅对夏加尔一生的深远影响。

除努修舅舅外，其他的舅舅，如莱依巴、犹太和居夏，都给夏加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依巴舅舅总爱坐在自家屋

旁的长凳上，而犹太舅舅则喜欢偎在火炉旁边。他很少出门，也不常去犹太人教堂，而是常常坐在家里的窗前默默地祷告。当他静静地，嘴里念念有词时，那黄黄的脸色映在玻璃窗上，而那影子又落到外边的马路上，一直爬到教堂的圆屋顶上。他整个人就像是一座有天窗屋顶的木结构房屋。

夏加尔尤为喜爱的舅舅是居夏。他是一个理发师，留着整齐的小胡子，风度优雅，见识不俗。他对小夏加尔充满了怜爱之情，只是在给小家伙理发时下刀“残忍”，概不留情。在整个家族中，居夏舅舅是惟一为夏加尔感到骄傲的人。因为，在犹太人眼中，画像是罪过，上帝会怪罪的。因此，亲人当中少有能够理解画家职业的。而居夏舅舅的理解则令两人更为亲近。

亲人们的爱使夏加尔觉得他们是最圣洁的人。正如在多年以后，夏加尔在亲人墓碑前的深情祷告：“言语是多余的。一切都在我心中，有的静止下来，有的开始颤动，犹如对你们深深的怀念。”夏加尔对每一个亲人都倾注着最大的爱。无论如何，夏加尔的资质是通过他们培养起来的。

童年的记忆回荡着亲情的温暖，连同故乡小镇维捷布斯克的一草一木、风土人情，全都深深地印刻在少年夏加尔的记忆中。它们充实着夏加尔透明的眼睛，荡涤着他清澈的心灵。

维捷布斯克的街道很窄，到处散落着农具。小贩们来回走动，犹太教士在祈祷，乐师在演奏，情人们在亲吻……母鸡、山羊、猫、马和目光温柔的母牛在旧木房和小院子里闲逛。夏加尔就是在这样平静、有序和闲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为能与动物们悄悄聊天而感到愉快，还煞有介事地给它们确定各自的角色和特性。在这个平静的小镇井然有序的悠闲生活和懒洋洋的节奏中，摆在屋里的许多东西在夏加尔

眼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活动和喜怒哀乐。这些物品既简朴又充满神秘气息，茶具和摆钟，努修舅舅的灯和小提琴……这些束缚着孩子的灵魂，又引起他最初的激情。夏加尔逐渐发现并深入发掘各种事物，包括一些简单的事物。他就是由此开始接触“他的”俄罗斯精神和现实的。

除了自己的故乡之外，夏加尔对外祖父的家乡利奥兹诺也是魂牵梦萦，记忆犹新。夏加尔曾说，他早年“生活的一半是在火炉旁边，四分之一是在犹太人教堂，剩下的是在屠宰场”度过的。

每当夏天来临，有钱人家的孩子借假期都出去旅行的时候，夏加尔就来到利奥兹诺外祖父家。一切都没有变样：房屋，小河，桥梁，河堤……历历在目，景色宛然。白色的教堂依然高矗在广场上，广场四周，市民们摆上了一圈小货摊，卖谷物、面粉和坛坛罐罐。每逢赶集的日子，那座小小的教堂周围就被挤得水泄不通，令人喘不过气来。广场上闹闹嚷嚷，嘈杂不堪。牲畜在吼叫，被捆着脚装在篮子里卖的公鸡和母鸡在呼唤，猪在哼哼，马在嘶鸣，连天上的云彩也在悸动、发狂。可是到傍晚时分，一切都安静下来。圣像似乎重又复活，油灯重又点亮。在灰蓝的天空下，皎洁迷人的月亮斜到了屋顶的那一端。牛倒在牲口栏里铺着草的地上打着响鼻，调皮的鸡也睁着圆溜溜的眼睛飞到棚架上休息去了。只有夏加尔还留在广场上，看着路旁歪斜的路标和孤单寂寞的被风吹弯了腰的树木，独自一人陶醉在亦真亦幻的无边夜色里。

虽然亲人们未能在艺术上对夏加尔有过任何的点拨，但儿时的生活环境和亲人的为人处事准则却对夏加尔的艺术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影响。夏加尔的生命、包括他后来的艺术生命，都与故乡的风土人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